

徐訏小说的 诗性品格研究

金凤◎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徐訏小说 诗性品格研究



金 凤◎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訏小说的诗性品格研究 / 金凤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 - 7 - 5161 - 8801 - 9

I. ①徐… II. ①金… III. ①徐訏(1908—1980) - 小说研究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681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慈明亮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同 萃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75
插 页 2
字 数 251 千字
定 价 5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2014年度浙江省社科规划第二期后期资助项目“徐訏小说的诗性品格研究”（14HQZZ014）及2013年度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徐訏小说的诗性品格研究”（13GHB10）成果。

序

这是一部关于现代作家徐訏的小说艺术论的著作。最初，我知道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作家名字，是 1949 年以前第一部现代文学断代史《中国抗战文艺史》的文学史家田仲济先生曾在 1948 年写过一篇《通过封锁线的洋场才子——追记徐訏的为人与为文》的长文。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读到这篇文章，记得开篇这样写道“那是远在胜利以前了，一个青年从敌伪统治下的平津跑到了大后方，我问他敌占区的文化情形，最畅销的是些什么书，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徐訏的《鬼恋》《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那时徐訏的十几本东西也正在大后方风行一时，一个作家的作品可以通过封锁线，在炮火相向的两个后方同时畅销，在中国也许并不足为奇，在外国是颇费人解的事情罢？”^① 田先生与徐訏可谓同时代人，抗战时期，田先生在重庆写作杂文，而抗战初期，徐訏从法国回到沦为“孤岛”的上海开始卖文为生，多投稿于《西风》月刊和《中美日报》。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辗转到了重庆后，在国民党的《扫荡报》上连载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风萧萧》，有人回忆说，当时每天“重庆渡江轮渡上，几乎人手一纸”^②，都在阅读这部连载小说。徐訏堪称“文坛鬼才”，1943 年还有“徐訏年”之说。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便迁去香港定居，1980 年逝世。然而，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我翻阅王瑶、唐弢、刘绶松几位先生分别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时，均没有发现该作家的名字，图书馆中也难找到徐訏作品的大陆版本。徐訏的成名和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坛多舛的命运与 20

^① 田仲济：《通过封锁线的洋场才子——追记徐訏的为人与为文》，《语文学刊》1993 年此为试读，需要完整 PDF 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世纪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不无密切关系，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中有一批现代作家受到冷落，诸如后被海外学人发掘的“出土文物”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与他们不同的是，徐訏重新在中国文坛的复出，不是先有“海外版”而是大陆学者严家炎先生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和撰写《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特别注意到40年代徐訏小说在文坛的一度风行和其独特的小说风格，并首次将徐訏、无名氏命名为现代小说一支独特的创作流派，即“后期浪漫派”。在这部著作中，严先生通过解读作家作品认为徐訏“终其身是个浪漫主义的小说家”^①，充分肯定了徐訏在现代小说史上应有的地位，尤其推进了现代作家徐訏重新进入文学史的研究。再后来，20世纪90年代初，青年学者吴义勤博士在他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徐訏的学术专著《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此后，对现代作家徐訏的关注和其作品的学理性探究逐渐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21世纪以来，可谓是徐訏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界从未有过兴盛，不仅有大量关于徐訏人与事的文章及创作研究的论文问世，而且高等院校里一批现代文学研究生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深化了徐訏研究。在徐訏100周年诞辰之际，2008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16卷的《徐訏文集》和吴义勤、王素霞合著的《我心彷徨——徐訏传》。至此，一个多产而有着独特个性的现代作家徐訏，才真正还原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客观存在，并作为文学史常态的研究对象。这在令人欣慰的同时，也不无历史弄人的感叹。

这部书稿是金凤博士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的。金凤同学200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应届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回想当初，她的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和指导的过程多有些感慨。应该说，选择徐訏小说研究不是我的命题作文，也不是她的首选目标。金凤同学入学以后，我针对她应届生科研积累相对比较薄弱的情况，没有强行限定她选题的研究方向，而是让她自由读书写作。希望她抓住年龄小没有其他负担，多读书多积累，以重点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第一手的报刊史料入手，逐渐找到自己有兴趣的研究目标。在南京师范大学三年读博的日子里，金凤同学是勤奋刻苦的，随园校区的图书馆

^①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页。

和教室里留下了她学习的身影。在同届同专业研究生中说她读书的痴迷和认真的话，时常有传到我这里来。但是，金凤同学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并不顺利，一波三折。最初，她确定研究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文学，却困惑于找不到有价值的学术切入点。后来她与我谈，20 世纪 40 年代的作家似乎有一种“焦虑”的精神现象值得研究。我也曾经指导过一篇类似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现在她有心将此问题研究做得更深入些，自然我也就没有反对。可是，最终她拿出来的选题论证报告，对该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方案，显然多有先入为主的“硬做”。在开题报告会上，导师组也几乎推翻了她选题论证的可行性。整个博士论文发现问题和论证选题的过程，用她的话说一度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接下来，在她已经有了一定的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文学的阅读经验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我只能够引导她缩小选题范围，鼓励她文学阅读的兴趣，发挥她文本解读之长，避其文学史宏观研究之短。金凤同学虽然经历了一段开题的不顺，但是没有放弃，没有松懈，努力重读作家作品。一天，她来找我，说决定研究 20 世纪 40 年代徐訏的小说创作。当时，我仍然有疑虑，并未正面回答可否。一方面，我觉得单一作家作品论应该是硕士研究生阶段的选题，并且现代作家研究起点很高也难以出新。作为博士研究生应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很强的专业问题意识，才能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作出新的突破。在她之前，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大都是文学史思潮流派整体研究，或某种创作现象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应该鼓励她深入阅读作家作品，以期有一些新感悟和新收获。于是，提醒她 21 世纪以来徐訏研究成果甚丰，须进一步扩大徐訏作品的系统阅读和仔细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长短，从中真正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

这就是“徐訏小说的诗性品格研究”当初选题诞生的过程。金凤同学真正通过阅读而生成的学术话题，既是在对徐訏小说一种特殊艺术个性的领悟中得到强烈的写作冲动，又是在全面清理前人研究徐訏小说中获得了新的思考与极大信心。近 20 年，徐訏研究在还原作家真实的人与事、文学史地位的重评、创作风格上的流派定位、小说雅俗兼容的独特叙事模式和其语言风格的剖析等这些方面均有着长足的进步。金凤同学最终选择从“诗性”这个角度切入徐訏的小说创作，力求在这一角度的关注下深入揭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下的心理遭际。在这种视角的观

悟，通过这种对其内在精神层面的分析，希望能够还原文学史上一个真实、立体的徐訏。这一思路和研究目标的确立，显然是有她自己的研读心得的。后来，金凤同学为求证自己的思考，在论文总体框架的设计上颇花了一些精力。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稿，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努力可以见得她对此前徐訏小说研究的推进和深入。其一，真正走进徐訏小说创作的世界，把脉作家创作的血络和律动，直逼文本内部机体去寻踪和建构徐訏小说的诗性文体之存在。作者提出徐訏小说诗性文体建构的叙事、构造、语言的元素特点，除了细致入微地深入具体作品中解读外，更注意到徐訏小说诗性的个性特征，并在与现代作家如鲁迅、废名以及同期同风格作家无名氏等小说创作比较分析中呈现，尤其通过作品思想主题的透视，寻求其文体风格的内在意义，探究徐訏小说中诗性蕴意着的个体生命体验，藉此思考着人的命运、人的存在意义以及一种对人类终极价值关怀的历史理性。这样就使得对徐訏小说诗性文体的认知超越了艺术形式的意义，而展现出一种风格即人格统一的主体思想的哲学追问，深化了徐訏小说的本体研究。其二，作者进一步深入徐訏传奇的生活经历和全部创作世界，通过探究作家生成于中外文化场域而包孕丰富文化因子的独特小说艺术之源，解密“诗人之思”、自我人性、灵魂拯救的生命独语，所反映的是一个独立的艺术个体之存在。作者对徐訏精神世界关于儒道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的厘清，虽然有些宏观，但是在认知作家思想基础、精神成因缘由上不无启发性。正是由此完整地揭示了一个边缘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之来龙去脉，从而完成了立体还原小说家徐訏“这一个”的文学史典型作家个案的预设目标。

显然，无论当时的论文还是现在的书稿，并非说金凤同学这一研究的课题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了。整体上而言，该成果对徐訏小说研究的推进平稳而务实，作者只在追求面对历史，面对作家作品，真实地叙述和阐释自己心中的现代作家徐訏，自始至终以脚踏实地、平易朴素的姿态，在认真地做这一学术研究工作。我觉得这一态度比强说什么“创新和突破”要重要得多，尤其对于一个刚刚走进学术天地的青年学者来说更是如此。金凤同学第一部学术著作即将出版之际，希望我这个最早了解她做此课题的“知情人”能够给写几句话，我第一反应就是年轻人的学术成长需要积极扶植和大力支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幼稚走向成熟，其间的过程最需要的是鼓励，再鼓励！为此，我十分乐意而真诚地写了上述的想法，但愿

金凤同学不要怪罪我的啰唆，更不要给最有发言权的读者产生阅读的误导。

权为序。

杨洪承

农历乙未年初于金陵龙江小区外秦淮河畔

目 录

绪论	(1)
一 关于“诗性”概念的界定	(5)
二 研究基础及现状	(12)
三 本书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24)
第一章 徐訏小说诗性品格形成的文化基础	(28)
第一节 徐訏小说诗性品格秉承的传统文化因子	(29)
第二节 徐訏小说诗性品格受到的西方文化浸染	(38)
第三节 徐訏小说诗性品格形成的时代社会因素	(43)
第二章 徐訏小说的诗性主题内涵	(55)
第一节 命运之思：孤独灵魂的抚慰	(55)
第二节 存在体验：主体的内心投射	(67)
第三节 拯救之路：存在意义的追问	(87)
第三章 徐訏小说的诗性文体建构	(106)
第一节 叙事形态的诗性特征	(106)
第二节 诗歌文体的渗透	(123)
第三节 诗性语言的建构	(152)
第四章 徐訏小说诗性的生成原因及意蕴	(175)
第一节 边缘人的生命独语	(175)
第二节 灵魂存在的诗性拯救	(186)
第五章 徐訏小说诗性品格的文学史意义	(198)
第一节 现代诗性精神的再造	(198)
第二节 香港文坛的另类风景	(207)
结语	(220)

主要参考文献	(222)
徐訏年表 (1908—1980)	(231)
后记	(238)

绪 论

“左不逢源右不讨好著作十数卷当代竟无人评说，春葬落花秋葬落叶笔耕四十载后世自必有公论”^①，这副挽联是香港《东西方》月刊的主编寒山碧先生于1980年徐訏逝世时敬献的，它生动而准确地揭示了作家徐訏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遭遇。但事实上，徐訏却是一位在现代文学史上曾轰动一时的作家，“也是全才，小说、新诗、散文、戏剧样样都来，也样样都精”^②，尤其是小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就已声誉斐然，1943年还被称为“徐訏年”。1950年，定居香港后的徐訏仍笔耕不辍，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总计五百多万字的小说作品。但就是这样一位产量颇丰的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大陆却很少得到关注，在80年代编撰的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小说史中，即使是偶有提及也多有贬词，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徐訏的《风萧萧》与陈铨的《野玫瑰》同属“特工文学”^③，还有的认为徐訏“以‘战国派’为同道，和荆有麟一样，在那里写颂扬‘特工’的特务文学”，“危害最大的，是他那部近50万字的《风萧萧》”。^④吴义勤曾对这一现象分析时说：

文学史上常常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许多作家，却得不到评论家的认同。评论家所把持的文学史毫不留情地把这

^① 寒山碧：《香港需要文学批评》，寒山碧编著《徐訏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② 秦贤次：《江湖行尽风萧萧》，陈乃欣等著《徐訏二三事》，尔雅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③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612页。

^④ 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5—

些作家放逐出去，他们只好无奈地寂寞、沉沦几十年。徐訏正是遭受过这种不幸的一位作家。^①

事实上，徐訏自成名之日起就遭受到了评论界的冷遇，香港学者陈封雄曾在《忆徐訏》中回忆了同时代的人对徐訏小说的评价：

徐訏当时是既遭主张“文艺为抗战”一派的批判，又受“为艺术而艺术”的京派的蔑视。在四十年代，他是个被热烈议论过的作家，有人说他是“洋鸳鸯蝴蝶派”，说他是“黄色小说家”，说他毒害了青年，教唆青年走向颓废，甚至于说他破坏了抗战的士气，帮了敌人的忙。另一些人则赞扬他，说他开辟了中国小说写作的新途径，说他是纯色情小说家，情节设计能手，说他的作品能深刻描述爱情与人生，能消除人间苦恼，是使人微醉的美酒……^②

这种褒贬悬殊的评价明显源自评论者所持的迥异的文艺观，处身于20世纪40年代内忧外患、烽火连天的民族危急关头，强调“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自然占据了历史的前台，因此，徐訏虽然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与欣赏，但由于其小说较重视个体的存在及其价值等形而上的追求在当时显得很不合时宜，评论界应者寥寥。在为数不多的评论中，批评声明显高过褒奖声。如他的小说《鬼恋》，在1936年发表之初就曾轰动了上海文坛，在1941年更是被上海国华影片公司拍成电影后在各大影院放映，影响甚巨。但即便如此，批评声也不绝于耳，先是辛雪在《中美日报》上发表影评，认为《鬼恋》主题晦涩，使读者难以把握作者意旨以致误解，得到的正面启示微乎其微，认为作者不如说得更明白些。此外还指出小说有逃避与消极的缺陷。^③而到了1944年，程帆在《微波》杂志上发表文章《鬼恋与人恋——关于徐訏著〈鬼恋〉的题材与主题》中也同样提到了《鬼恋》的消极避世，同时还把矛头直指男主人公乍露的

^① 吴义勤：《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前言》，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② 陈封雄：《忆徐訏》，《徐訏纪念文集》，香港浸会学院中国语文学会1981年版，第105页。

^③ 辛雪：《鬼恋》，《中美日报》1941年10月22日。

享乐倾向以及女鬼既轻佻随便又严肃认真的矛盾态度，最后甚至武断地认为徐訏是在挥发废物污染别人。^①除此之外，徐訏的《风萧萧》也遭到了诸多的批评，如1948年老白的《论洋场才子的“唯美恋爱观”——评徐訏的〈风萧萧〉》认为徐訏故意以独身主义与精神博爱来掩饰其风流堕落、不负责任，甚至还指摘其小说播弄“爱情只是人在爱自己的想象”等所谓的哲学是在故弄玄虚，以幻想为手段制造美感与欢娱，把伪饰当成腐化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必备品，而徐訏则在此不断堕落。还进而认为，这种现象要到社会改革之后才能清除，但此时应该警惕被其所骗。^②

而到了1949年以后，文艺的合法性来源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徐訏“不合时宜”的创作很快受到冲击。1955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指示》，掀起在全国范围的书籍查禁、收换运动。上海市根据书刊内容及流传情况，分三类进行处理：“查禁类：反共反人民等涉及现实政治的反动书刊；社会公认的淫书、淫画及露骨描写性行为的书刊；宣扬特务、强盗、战争及反动会道门的书籍。收购调换类：内容荒诞的神怪武侠书；传布色情、腐化堕落生活方式的图书；严重宣传反动思想及一般涉及现实政治的反动书刊；内容离奇恐怖的侦探书刊；宣扬间谍活动及帮会组织的书刊。”^③在上述标准下，徐訏的部分书籍赫然在列，如其中对他的小说《一家》的收换理由是：写日寇来后苟延残喘的地主家庭的无聊生活。而对《鬼恋》的查禁理由则是认为它描写了一个歇斯底里的怪女人：神怪、恐怖、荒诞。并且，文化部还曾专门发出通知：为了肃清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请各省市文化局在审读图书时，对于徐訏、无名氏、仇章、张竞生、王小逸（捉刀人）、蓝白黑、笑生、待燕楼主、冷如雁、田舍郎、桑旦华、冯玉奇、刘云若、周天籁、耿小的、朱贞木、郑证因、李寿民（还珠楼主）、

^① 程帆：《鬼恋与人恋——关于徐訏著〈鬼恋〉的题材与主题》，《微波》1944年第1卷第1期。

^② 老白：《论洋场才子的“唯美恋爱观”——评徐訏的〈风萧萧〉》，《大公报》1948年1月27日。

^③ 《1955—1956年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工作及对私营书摊铺的安排改造》，《上海图

王度庐、宫白羽、徐春羽21人编写的图书特别加以注意。^①这也成为徐訏在大陆文学界长期被封杀的重要原因，其书籍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禁书”。而在港台文学界，直到1980年徐訏逝世，才开始了对徐訏小说的公正评价。而大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断断续续地出版了徐訏的作品及对他的评论，诸如从流派定位、传奇色彩、雅俗融合、情爱母题等层面关注他的创作或把他放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史格局中来进行观照等。

应该来说，上述对徐訏的评论更多的是从外围来界定徐訏的小说创作，但事实上，徐訏的整个小说创作更多的是面向个体内心的一种写作，他曾说过：“一个一生只从事于写作的作家，他的生命与作品就成为无法分割的东西，我的作品有多少成就是另一个问题，其足以代表我的一个诚实淡泊勤劳的生命则是实在的。”^②与此同时，徐訏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六岁就开始尝试写诗，青年时代由诗歌的创作开始文学的起步，一生共出版了《借火集》《灯笼集》《进香集》《鞭痕集》《未了集》《待绿集》《幻裳集》《四十诗综》《轮回》《时间的去处》《原野的呼声》等多本诗集，直至逝世前还有评论家回忆说他都在创作诗。诗歌不仅是他喜爱的文体形式，而且成为他构筑生命的一种方式，甚至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漂泊的诗，并且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人类“诗意的栖居地”。因而，他更多的是以一种写诗的方式在创作小说，所以有研究者指出，“他的诗作在思想倾向上也与同时的小说呈同一基调，理想主义的歌咏中也有悲观主义的哀叹，‘内容多属于个人情感抒发’，‘充满了人生悲剧中的忧愁、悲哀、叹息、不平……’”^③这也就是我们在他的小说中能感受到那种浓浓的诗意的原因所在了，而到了后期，面对香港的商业化环境和自身的命运遭际，徐訏开始更多地思考人的终极归宿、人的生存意义等问题，这种思考典型地反映在了《彼岸》和《时与光》中，他开始把神和上帝正式引入了其文学中，并认为只有真正建立了人与神之间的联系才能恢复人的本真存在，走出世界之夜。而这种对人的存在和命运的关怀让徐訏的小说充满了一种浓郁的诗性色彩。因此，在笔者看来从“诗性”这一角度关注徐

^① 《文化部关于续发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问题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8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徐訏：《〈全集〉后记》，《徐訏文集》（第10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8页。

^③ 吴义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传》，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7页。

訏的小说创作显得尤为重要，这种从“诗性”的角度关注作家的创作能为探讨“作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个内在的‘窗口’，正因为一个作家对诗学形式的感知、体验、表现、创新往往是在一种不自觉甚至是无意识的状态中完成的。所以，比起以往的从内容→创作主体的研究路线，这样从诗学形式→创作主体的研究路线更具有说服力”^①。但事实上，从“诗性”这个角度关注徐訏的小说创作却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有必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一 关于“诗性”概念的界定

在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小说的“诗性”问题已成为一个常见论题，但却往往框定在比较固定的几个作家的作品身上，如鲁迅的《故乡》《社戏》《在酒楼上》、郁达夫的《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以及 20 世纪 40 年代萧红的《呼兰河传》、冯至的《伍子胥》、孙犁的《荷花淀》等。纵观评论界对这类小说的关注，往往集中于其对传统诗歌意境的借鉴和营造上，即在“诗性”文体学层面的含义上，认为他们的文字清新淡雅，有着高渺恬适的意境、舒缓散淡的叙事、鲜明跳跃的意象等。^② 但事实上还有一类小说，着重表现在绝望中挣扎奋斗者的心路历程，有着明显类似于心灵超脱、终极关怀为轴心的精神取向，更多体现出“诗性”本体层面上的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寻，主要以徐訏、无名氏、张承志为代表。但这类作家的诗性品格却很少得到关注，这不能不说这是现代文学中的一大缺憾。因为“诗性”是文学的本体性内容，置身于现代文学这个“非文学的世纪”，文学的诗性创作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潜隐状态，对它的关注直到近些年才成为热点。而对于其中的作家徐訏来说，由于在大陆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其小说中诗性品格的关注者更是寥寥，这不能不引起笔者的重视。

^① 吴金喜、郑家建：《诗学的与哲学的维度——论 20 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的两个生长点》，《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1 期。

^② 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的《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 年第 1 期），解志熙的《新的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方式》（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1986 年第 5 期），杨联芬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抒情倾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席建彬的《论现代小说的诗性传统》（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

而在探讨徐訏小说的诗性品格之前，有必要对“诗性”概念进行一些界定。

通常而言，“诗性，狭义地讲是指‘诗歌的特性’，广义地说是指与逻辑性相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① 关于诗歌的特性，中西方文论对它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抒情性、意象性、节奏性等特征上。如《毛诗序》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 别林斯基则直接认为：“情感是诗的天性中一个主要的活动因素；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③ 无不把抒情性作为诗歌的突出特征。而关于诗歌的意象性、节奏性等特征，中外文论也多有阐释，如胡应麟的《诗薮·内编》认为：“古诗之妙，专求意象。”^④ “意象作为艺术家的主观情志的具象载体，把艺术家的主观世界和外部世界联系到一起，使其成为由外部世界通向艺术家内心世界的一座桥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象是诗歌的灵魂。”^⑤ 而对于诗歌的节奏性，郭沫若曾说：“节奏之于诗是她的外形，也是她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没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⑥ 而弗雷德里克·霍夫曼也曾认为：“完美的节奏是诗歌的重要因素，它必须伴随着诗意的想象。”^⑦

但同时，是否就一定能够据此认为那些具有抒情性、意象性、节奏性特征的诗歌就一定具有诗性呢？显然不是，“比如那些专事于点缀升平，附庸风雅，无病呻吟之流的诗作，也同样均有抒情性、形象性和节奏性，但由于其抒情性主体人格模糊，意象趣味媚俗，语言平庸寡味，因而无论就精神格调来说，还是就语感趣味而言，都无法令人吟后从心底起兴，所以从本质上却与‘诗性’无缘，不过是一类徒有诗形的诗而已。这便说

^① 李建中、吴中胜、褚燕：《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韩潮初、陈运良主编：《古代文论名篇选读》，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③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4页。

^④ 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页。

^⑤ 耿建华：《诗歌的意象艺术与批评》，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⑥ 郭沫若：《论节奏》，《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5页。

^⑦ 转引自诺布旺丹《艺人、文本和语境：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格萨尔史诗传统》，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